



5

制图：安宁
版式策划：纪安静
责任编辑：高莉
执行主编：张敬东

2026年
1月9日
星期五

内蒙古日报

文物说



【自白】

瓷韵风流显匠心

□本报记者 高莉

我是一只来自辽代的白釉瓷注，大家也可以称我汤瓶或酒注。在古代，我们注子起初是盛酒的器具，后来演变为茶具的一部分。我们有独特的把手，可以隔离我们肚子滚烫的温度，这样人们使用我们时才不烫手。

一千多年前，契丹匠人粗糙的双手反复将我捶打、提拉，掌心与指尖的老茧不断地摩擦着我的坯体，我被塑成一把高12.5厘米的壶的形状。

匠人精心为我设计了口径3.3厘米的圆形嘴。从整体比例来看，我的肚子大了些，腹径12.8厘米，底径5.8厘米。匠人还给我配置了有圆钮的盖。

品酒与呷茶，是中原文人雅士的乐趣，马背上长大的契丹匠人特别向往这种惬意的生活，所以不管未来我被用于温酒还是泡茶，都应该有雅致的范儿。于是，匠人拿起刻刀，仿佛要温暖刀锋般放在唇边呵了口气。接着，他就在我素白的坯体上勾画起来。先在我的脖子上刻划了6片花瓣，像给我戴了项链。又在我的肚子上刻划了折枝莲花，先刻出如小盏般的花萼，再刻层层舒展的花瓣，最后划几道既透着刚劲草原力道、又含着江南莲花柔婉的曲蔓。

入窑那一刻，我被挤在一堆瓷坯中间，窑火燃起，起初是微烫的暖意，渐渐化作灼骨的炽热，釉料在我身上融化、流淌，瓷土在高温中收缩、致密，每一寸肌肤都在经历湿柴般的蜕变。我听见窑柴“噼啪”爆响，感受着釉色从乳白渐变为莹润的暖白，折枝莲花的刻痕被釉料轻轻填满，又在冷却时微微凸起，形成温润的肌理。

出窑后，我成为辽代贵族宴饮时的器皿。我在满天星斗的草地上听过马头琴悠扬的旋律，宾客觥筹交错的暖意沉淀在我的釉色里。

后来，我陪着主人沉睡在黑暗中，待重见天日时，已经褪去了昔日的烟火气，多了千年时光的厚重。如今，我静立展柜中，白釉依旧温润，莲纹依旧清晰，每一道刻痕都在诉说着辽代的工艺智慧。如今，我静立展柜中，白釉依旧温润，莲纹依旧清晰，每一道刻痕都在诉说着辽代的工艺智慧，我是辽白瓷的缩影，是跨越千年的文化使者，我为大家讲述着那个时代草原与中原的瓷韵风流。

辽白釉折枝莲花纹瓷注出土于丰镇市九墩沟墓葬

致读者
duzhe

时序流转，岁律更新。站在新年的渡口，亲爱的读者朋友，我们再次相逢于文物的斑斓光影里。

回望旧岁，我们一起触摸过商周青铜的斑驳锈迹，聆听过秦汉瓦当的历史回响，在唐宋书画的笔墨氤氲里沉醉、在明清瓷器的莹润釉色中流连。静静伫立在我区各博物院(馆)展柜里的那些千百年前的信使，带领我们穿越时空，领略着璀璨的中华文明。



莲花

白釉莲开瓷注雅

□本报记者 高莉 通讯员 塔娜

瓷注器型圆润，通身施白釉，釉色纯净。瓷注上的折枝莲花纹细腻生动，展示了辽代瓷器工艺的独特魅力。



(本版图片由乌兰察布市博物馆提供)

辽白釉折枝莲花纹瓷注

高12.5厘米，口径3.3厘米，
腹径12.8厘米，底径5.8厘米。



这就是文物编辑与读者的幸福，我们不仅是历史的转述者，也是时间的接线员。文物是历史的坐标、文明的基因，每一件文物的背后都藏着先人的智慧与风骨，与文物对话便是与历史对话，与文明同行。

此刻，我们正在整理新一年将要与您见面的国之瑰宝：以颜色凸显特征的辽白瓷，风华闪耀的元青花团龙云纹盘，古朴典雅的鄂尔多斯青铜器

双虎咬斗纹银饰牌，让人联想到仙山烟岚的汉代铜博山炉……每件文物都是一扇即将开启历史的时光门，门后是等待我们认识的过往。

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继续怀揣对历史的敬畏、对文化的热忱，探访更多文物珍品，解锁更多文物背后的密码，让那些跨越千年的文明之光，照亮我们前行的路。

——编者



精彩讲解扫码阅读

瓷注圆唇、内敛小口，配有圆钮盖，短流与单把设计精巧，折肩，器身压莲瓣，直鼓腹与假圈足的搭配增加了器型的稳重感。

【观点】

共同创造中华文明

□谢伟

在辽政权建立中期，“澶渊之盟”的缔结使宋辽之间和平百余年，两国之间文化、贸易交流不断，百姓安居乐业，大力发展手工业，辽瓷也乘风而上。

北宋是定窑发展的鼎盛时期，尤其是北宋中后期，这一阶段定窑的白瓷烧制工艺臻于成熟，制品胎骨薄且精细，颜色洁净，瓷化程度高，釉质紧密光滑，又以瓷器上的纹饰、纹样、构图辅以刻、划、印、贴等多种技法而闻名天下，并对周边窑场以及后世制瓷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据考古文献记载，精细的辽白瓷基本为辽代中晚期制造，很大程度上显现着定窑的影子。

位于北京市巴林左旗的林东上京窑、缸瓦窑都是辽白瓷的重要窑场。经考古研究，龙泉务窑已发掘的13座窑炉大多为倒焰窑，器物装烧皆为正置叠烧，有别于定窑的覆烧方式。工艺装饰手法有刻、划、压印、剔、贴塑等方式，纹饰为莲荷、牡丹、蕉叶、梅菊等植物纹，制作工艺、器形、釉色、纹饰与瓷化程度等与北宋同期定窑极其相似，再加上龙泉务窑位置与河北定窑位置邻近，最终被归属于定窑系。

随着契丹人对中原文化吸收度的提高，以磁州窑为蓝本的“汉式”制瓷应运而生，辽瓷的几大窑场中后期制品中清晰展现了这种风格。辽代境内磁州窑风格制品普遍采用化妆土工艺，纹饰朴素、简单，吸收了磁州窑的瓷上水墨绘画、书法、浮雕式剔刻等技法，在器物成型、施釉方面也基本一致，装烧的窑具也与中原窑场大致相同，艺术风格更多体现出类似于宋代的精致与文气。

定窑、磁州窑等中原窑口对辽瓷的影响既全面又深远。从点滴的历史遗存中，我们能感受到契丹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融，不同的文化在互相学习、相互借鉴中发展，共同创造了璀璨的中华文明。

(作者系乌兰察布市博物馆馆长)

【史话】

契丹白瓷汉韵浓

辽代在我国统一的国家历史发展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，后世的金、元政权沿袭辽制，对中国北方及东北地区的开发有着深远影响。

契丹作为游牧部族，虽然手工业基础较薄弱，但契丹人注重学习先进文化，以草原文化为主体，汲取唐宋及域内外不同文化的精髓，随着经济的发展，逐渐重视农耕与手工业生产。瓷器作为辽代手工业的重要篇章，在中国陶瓷史上留下了精彩的一页。

辽代文化早期受唐代影响，瓷器制作工艺及器型特征有唐风制品的影子，但宋政权建立后，经济文化发展迅速，陶瓷业空前繁荣，又深远影响了辽代制瓷业。辽瓷将传统皮、木、金属等质地器物风格应用在制瓷器形上，如鸡冠壶、凤首瓶、鸡腿瓶、海棠长盘等典型的形制。除此之外，与中原器型基本一致的则定义为“契丹中原类型”瓷器。

契丹建立辽政权后，与中原的交往日益密切，包括贸易往来、文化交流。辽朝在河北、山西等地设有行政机构，管理当地事务，促进了契丹人与当地居民的融合。契丹人以游牧经济为主，而中原人则以农业经济为主。契丹人向中原地区出售马匹、皮毛等特产，中原人则向契丹人提供丝绸、茶叶等商品。经济贸易往来不仅促进了经济发展，也加强了双方的交往交流交融。辽国还引进大批中原人才，带来技艺，带动审美观念的传播与交融，所以辽瓷制造离不开中原工匠的直接参与。

辽瓷是中华民族文化融合的重要遗产，体现了不同民族在手工业方面的交流与融合，呈现出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元素。辽瓷制造与贸易的相互参与，既增强了不同民族的凝聚力与认同感，也促进了交流与互鉴，进一步推动了宋、辽时期经济文化的共同繁荣。

(邢婉筠 供稿)

创新。莲花纹在春秋时期已出现，是我国最早成系列发展的植物纹样之一。宋代人追求雅致，素淡幽雅的莲花颇受青睐，周敦颐的“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，中通外直，不蔓不枝，香远益清，亭亭净植，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”便是最好的诠释。

宋代与辽代手工业的繁荣为莲花纹样的广泛运用开辟了空间，瓷器是当时最主要的工艺品，莲花纹的艺术形式最为丰富，成为仅次于牡丹纹的流行纹样。

乌兰察布市博物馆的辽白釉折枝莲花纹瓷注，器身装饰莲花纹，是游牧文化和中原文化交融的结晶。莲花“出淤泥而不染”的特质，象征着超凡脱俗的纯净境界，儒家以其象征高洁君子。莲花又称荷花，“荷”与“和”同音。中庸之道是儒家学派的思想，《中庸》强调修身，即中和——“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万物育焉”，意思是达到中和，天地就各居自己的位置，万物就会生长发育。

宋代的莲花纹突出“雅”，纹路精细、组织严谨，线条精练流畅。辽代吸收着中原文化，一方面模仿中原人喜爱的莲花纹样装饰器皿，另一方面也保留了自己的审美观。文中瓷注上的莲花纹便如此，既保留了中原文化里莲花的传统寓意，又融入了契丹人对自然的崇尚，反映出辽代不同文化互鉴、和谐共生的社会形态。

面。民众休养生息，社会安定祥和，促进了契丹人与中原人在经济、文化领域的交流交融，将白瓷续传，“辽白瓷”得以正名立号。

在陶瓷历史中，有“南青北白”一说，这也是关于陶瓷中“白色”最早的依据。南青，指南方浙江的越窑青瓷；北白，指河北的邢窑白瓷。宋代，定窑接替了邢窑的白瓷地位，继续延传，成为五大名窑之一。

辽代与北宋同时期存在，互有往来，两种文化逐渐相互渗透并影响，辽白瓷受益匪浅，有了“北定”之称。

辽白瓷釉色白中略微泛黄，在整体上较为粗犷，宫廷用瓷不乏精细之作。受地域与技术水平影响，辽瓷在细腻度上略逊于中原瓷器，釉色和质感很大程度受烧制温度和窑炉结构影响。

乌兰察布市博物馆副馆长邢婉介绍：“辽代，窑炉技术较为原始，烧制时火候不均，致使部分辽窑釉色不均，却也赋予了其独特的质朴美感。装饰方面，辽瓷广泛运用了刻花、划花、点彩等技法，纹饰多以自然界的植物、动物为题材，粗犷而简朴。尤其植物纹饰，受中原文化影响，多见莲花、牡丹等，特别是在白釉瓷器上，植物纹饰装饰常以简约、写意的风格出现，凸显辽代瓷器的自然朴素之美。”

辽代，契丹人积极吸收中原文化，在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融合的浪潮中，艺术也在交融中